



闭目窥罪
善恶一念

01 美丽却残酷的开始

你呢！”
杨自道知道了，是那个痛经厉害的小姑娘。如果还是去紫金服务站，那可是二三十块钱的不错生意。他说：“明天几点？”

“上午9点，你到我家楼下。”
杨自道说：“能不能定两个时间，我怕车上有客人，一时过不去。”

“我跟医生说好了。如果来不及，你提前告诉我。好吗？”

杨自道说“好的”。他当然无法预知，一段煎熬心灵、噬咬灵魂的经历就这样露出端倪，也许，严格说起来，那个夜班，他就不该救那个女孩儿。如果一切都是命运，杨自道后来觉得，命运再次对他露出了过分残忍的脸。

直到生命终结，杨自道的脑海里都会不时播放那个美好的序幕。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洒水车在前面除尘开道，引他驶入干净、湿润的筓筓(yúndāng)大道。在沿湖大道两边的白色铸铁栅栏里，各色三角梅像招呼人一样，拼命把一枝枝花条伸出护栏，香槟色的、蓝紫色的、玫瑰红的、雪白的，湖边的风一吹，每一枝花条都在摇动：喂喂，来啊！过来啊！

他刚驶近筓筓两景门口，一个眉眼醒目的女孩儿，就像个滑过天空的调色板一样，向他的车飞翔而来。杨自道还没有伸头招呼，副驾驶座位的门就被拉开了，一条浅灰色的牛仔铅笔裤，连着一只灰粉相拼的球鞋，就踏了进来。她和半个月前判若两人，黄背心、蓝毛衣、灰色手袋、浅橙色太阳镜。一张美丽朝气的脸，充满神佑的光辉。杨自道几乎不能直视。那个夜晚是黑白色的，今天他才看见彩色生动的真相。

“是紫金医疗服务中心吗？”杨自道开始掉头。

“对呀。”女孩儿看着杨自道，“咦？你变啦！”

开着车，杨自道能感到她在夸张地端详他，随即，一声叹息：“那天晚上，我觉得你简直帅呆了，是个很非凡的老头儿。冷淡的表情、白色的头发，简直太酷了！怎么在太阳底下你就变得这么平凡啊！要不是你和你老婆打架的血痕还在，我都认不出是同一个人了！”

杨自道被她批得有点儿不自在，但是，他俩毕竟是萍水相逢，在见多识广的哥眼里，本来就没有多少值得动真气的事儿。所以，杨自道笑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”

女孩儿“hi-hi、hi-hi”故作阴险地笑着，笑得很夸张，看来她以发出这样奇怪的笑声为乐。杨自道猜她有十六七岁，后来才知道，她二十岁了。和一般女人不同，她言行表情夸张，而且不在乎你发现她的夸张，她要的就是与你同乐。她似乎把夸张演绎成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。她一字一句地念着的

哥“上岗证”上的名字，并把那个简单过塑的证抽下来。杨自道做好挨骂的准备，果然，女孩儿再次叹息：“没想到啊，你的照片比你的人还糟糕！怎么拍成这样的？又丑又老，唔，看看，你看看这双假笑的眼睛！”

女孩儿把他的上岗证反过来插在槽里：“还是转过身去吧，要不别人都不乐意上你的车……”

杨自道开始习惯她的漫画风格，他笑着说：“是，是，你批评得对，回去我就换照片。”

女孩儿哈哈大笑，随后又换上“hi-hi、hi-hi”的滑稽笑声。杨自道也听明白了，前面是自然真笑，后面是自娱自乐。

刚进紫金大道，一只流浪狗从旁边狂奔过来，杨自道紧急刹车，他停住了，但是后面一辆黑色蓝鸟轿车撞了上来。杨自道扭头就看见：后车的仪表台上放着一个醒目的警帽。麻烦大了。

女孩儿反应很快：“追尾，是他的错！全责！”

杨自道边摸手机边对女孩儿说：“要扯上老半天，你换车走吧，不收你车费了。”女孩儿还没开口，只见那怒发冲冠的后车司机一把拉开杨自道的车门，一脚踹了进来。

女孩儿尖叫。
(摘自《烈日灼心》须一瓜 著 重庆出版社 出版)

的哥杨自道是在家里看电视相声节目时接到电话的。

“明天带我去艾灸、推拿好吗？杨师傅。”电话那头的人小心翼翼，语速极慢，又格外发嗲，但马上你就能感觉到她是故意这么逗你的。一时想不起哪个顾客这么说话，杨自道愣了一下，随即，电话里传来“hi-hi、hi-hi”的笑声，有点儿阴险又有点儿憨，但这笑声也是陌生的。

“你救了我就忘记了吗？我可记着



人鱼与她
梦幻童话

02 找到吴居蓝

就用继父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他。

“吴——啊！”我脚下一滑，重重摔在礁石上。我顾不上疼，捡起手电筒，继续边走边叫：“吴居蓝！吴居蓝……”

天蒙蒙亮，我不知道摔了多少跤，嗓子都喊哑了，依旧没有找到吴居蓝。

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我看是周不闻，急忙接了电话：“看到吴居蓝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“他回家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你在哪里，我和江易盛一起……”

周不闻后面的话，我完全没听到。“我再也找不到吴居蓝”的念头像死亡之绳般紧紧勒住我的咽喉，我几乎无法喘息，似乎马上就要死去。

突然，碧海蓝天间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吴居蓝穿着白衣黑裤，踩着礁石，慢慢向我走来。

我好像在做梦一般，傻傻地看着他，直到他停在我面前。我揉了揉眼睛，确定这不是幻觉，猛地扑了过去，完全忘记了脚下是一块块凹凸不平的礁石。

一脚踩空，眼看我就要狠狠摔下去时，一双手稳稳地抓住了我。我就势握住他的手腕，嘶哑着声音说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……”

他一言不发，目光从我的手慢慢看向我的胳膊。昨天晚上，匆忙间，我忘了换衣服，穿着短袖睡衣就跑了出来。在礁石上跌了无数跤后，现在胳膊上都是伤口。

我立即缩回手：“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礁石太滑了。”

吴居蓝问：“你为什么在这里？”
我的脸通红：“我……来找你。对、对不起！”

“对不起什么？”

“昨天晚上我说的话，我知道你听到了。”

吴居蓝淡淡地说：“你想多了，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打算不辞而别。我只是有点事儿，想一个人待一夜。”

我并不相信他的话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现在还在我面前，我还有机会弥补犯下的错，这是老天给我的最大恩赐。

我和吴居蓝回到家后，周不闻和江易盛冲了过来，不停地埋怨我不打招呼就跑了出去。

周不闻对吴居蓝说：“吴表哥，你怎么可以像小孩子一样离家出走呢？你知道昨天晚上小螺有多着急吗？”

我说：“不关他的事儿，是我……”

江易盛举手，做了个停的手势：“好了！都别说了！平安回来就行，你们昨晚都没睡，白天补一觉吧！”他拿好外套和车钥匙，打算离开。

我拦住他，小声说：“帮我给吴居蓝办一部手机，质量和信号都要好，充1000块话费，钱我回头给你。”

江易盛明白我是被吓着了，不想再发生联系不到吴居蓝的事儿，他压低声音问：“他会要吗？男人越穷，自尊心越强。”

我说：“在他眼里，一双旧拖鞋和一

部新手机不会有差别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

江易盛诧异地挑挑眉：“好！”
吴居蓝径直走进书房，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。他回过身，淡淡地问：“你还想说什么？”

我讷讷地说：“没有，你好好休息。”

我退出书房，帮吴居蓝关好门。一回头，看到周不闻站在过道里，我勉强笑了笑，说：“昨晚辛苦你了，睡一会儿吧！”

我回到卧室，简单冲洗了一下，换了件干净衣服。周不闻来敲我的房门，他举着手里的消毒水和药棉：“我看你胳膊上有伤。”

我问：“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些东西？”

周不闻说：“问吴表哥要的。”

我冒出一个很诡异的念头：如果没有周不闻多事，也许吴居蓝会自己把药水送上来。转瞬我却觉得自作多情了，他不生我的气就够宽宏大量了。

周不闻想帮我擦伤口。我忙说：“我自己来。”

我擦拭着胳膊上的伤口，周不闻盯着我看。

“小螺，我给你写的那封信，你扔了吗？”

我一边擦拭脚上的伤口，一边不在意地说：“没有。”

周不闻问：“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回信？”

(摘自《那片星空 那片海》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我猛地站起来，拿了个手电筒，就离开了家。

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吴居蓝，只是觉得我必须找他，不能让他孤零零地待在外面。我从妈祖山上找到山下，沿着海岸线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走在礁石上，边走边叫：“吴居蓝！吴居蓝……”

在这个海岛上，他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如果他心情不好，想清静一下，只能待在这些僻静的地方。我心如刀绞，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。从相遇第一天起，我就知道他没有亲友，可我只是因为想扼杀自己的感情，